

前
事
不
忘

了解，從認識開始

讓我們，回到一九八九年。



四月十五日，為政清廉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病逝。北京市民及學生自發到天安門廣場悼念。當時中國社會的「官倒」問題嚴重（「官倒」指政府官員能夠以較低廉的價格購買物品，令不少官員囤積居奇，低買高賣賺取差價）。悼念活動演變成「反特權、反貪污、反官倒」的群眾集會。

四月十八日，數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集會靜坐。一個星期內，北京三十五所大學罷課，支援靜坐學生。靜坐人數達二十萬。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措詞強硬的社論，指學運是「動亂」，是一場「有計劃的」、「推翻政府的陰謀」。

五月四日，「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紀念日，十多萬名學生遊行至天安門，數百名新聞工作者加入聲援，全國各地響應。要求新聞自由，打擊貪污，嚴懲官倒，及繼續進行改革開放。

五月十三日，學生有感靜坐未能表達訴求，約二千名學生開始絕食行動。陸續有市民、學生加入，絕食人數一日內升至逾三千人。

五月十六日，因絕食不支倒地的學生已有近三百人，學生有感政府未正視學運，將運動升級為絕食絕水行動。北京各界目睹學生為國家前途在廣場捱餓，紛紛上街遊行，聲援學生，呼籲政府對話。《絕食宣言》中說：「當我們挨著餓時，我們告別生命時，請不要傷心，我們有一個請求，請你們不要忘記，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因為民主不是幾個人的事情，民主的事業也不是一代人能夠完成的」。

五月十六日至十七日，全國各地如天津、南京、上海、杭州、深圳、澳門、台灣以及香港都有支援學運的遊行，一場學生運動成為中華民族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

五月十七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發表聲明，肯定學運是愛國活動，呼籲同學停止絕食，並聲言絕不「秋後算賬」。

五月十八日，時任國家總理李鵬會見學生代表，學生提出訴求，李鵬稱北京已陷無政府狀態，雙方不歡而散。

絕食學生對政府提出的七項要求：

1. 公正肯定胡耀邦政績，肯定民主自由。
2. 否定「反自由化」和「清污」兩個運動。
3. 要求公佈國家高幹及其家屬的財產狀況。
4. 要求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
5. 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6. 取消對遊行的限制。
7. 真實報導今次學運。

五月十九日，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慰問絕食學生。趙紫陽含淚道歉，他的誠懇令學生在當晚結束絕食，改以靜坐形式請願。

五月二十日，李鵬宣布北京戒嚴。趙紫陽權力旁落。

趙紫陽探望絕食學生，
後為時任趙紫陽辦公室主任，現任國家總理溫家寶



五月二十一日，戒嚴令頒佈後，執行戒嚴任務的軍隊開入京城，但屢遭市民及學生攔截。軍人面對苦苦哀求的百姓及哭訴事件真相的學生，只好原地待命，戒嚴令無法執行。



同日，香港文匯報在社論以「開天窗」形式表示對學運的支持。僅書上「痛心疾首」四字。時任文匯報總編輯的李子誦於六四後不久離任。香港超過一百萬名市民上街遊行支持學運，「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成立），由司徒華任主席。

五月二十三日，遭民眾拚死攔截的戒嚴軍隊後撤。同時，超過一百萬人聚集廣場，防止軍隊進入。二萬多名工人和學生組成「敢死隊」，誓死保衛學生。

五月二十七日，香港演藝界舉行連續十二小時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演唱會，籌得一千二百萬元支援北京學運，參與藝人逾二百人，包括梅豔芳、羅文、鄧麗君、張學友等。



五月二十八日，響應北京號召而進行的「全球華人大遊行」，香港有一百五十萬人參加。

六月二日，由劉曉波、侯德健發起的新一波絕食行動展開。

六月二日至四日凌晨，武裝軍隊連坦克車、裝甲車進入北京。武力驅散學生，鎮壓「動亂」，為「八九學運」拉下帷幕。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標題為「堅決擁護黨中央政策，堅決鎮壓反革命動亂」。

六月六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舉行記者招待會，稱「清場」中，軍隊受傷人數五千多，而群眾和「暴徒」則有二千多人受傷。部隊戰士加上「罪有應得」的歹徒有近三百人死亡；學生方面有二十三人死亡。



本文部分資料取自支聯會六四紀念館網頁。

我從內地來

午後的課室傳來一陣陣的蟬鳴。沒有一個人敢亂動。老師在講臺上叫同學朗讀課文，模糊輪廓上那尖銳的眼神掃射著台下的每個角落。毛主席的畫像則高高地掛在黑板之上，顯得如此威武，俯瞰課室裡的黃毛小子們有沒有乖乖地聽課。

每次上課我都會興致勃勃地聽老師講解我最愛讀的雷鋒事蹟和小平同志南下的情況。課本告訴我們鄧小平同志對推動中國經濟改革的努力，他有多麼地關心同胞，抱著病體南下探望民眾，視察改革開放的進程……每每讀到，都確切地感受到小平同志對我們的愛護和關懷，我們都打從心底地崇拜著這位重要的領導人。

每天早上，幾千人站在大操場裡，從來沒有看過混亂的情景。大家繫上紅領巾，有秩序地走到操場上排隊，等待校長的訓話和升旗禮。升旗時大家都會大聲地唱國歌，要比別人唱得更響亮，要比別人更愛自己的國家。

六四是甚麼？沒有人提過八九年的中國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只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一九四九年成立，自此便踏入高速發展的時代。莘莘學子要以毛主席和小平同志為榜樣，學習他們為人民作出的無私奉獻。

十年前的我，曾經在這樣的環境裡，了解中國走向繁盛的歷程。當時的我對我們美好的家園沒有一絲的懷疑，並且絕對的信任，我們偉大的祖國。

來到香港，我第一次聽到「平反六四」。

六四之於我，最初不過是數字而已。19890604，一串冗長的符號，一年又一年的呼喊，我才明白了中國在繁盛的背後還有人民的血和淚。我看見維園的黑暗中那些搖曳不定的燭光；我看見人群穿上黑衣服示威；我看見年紀比我小的孩童用稚嫩的聲線道出我不認識的事實；我看見老師在課堂上嚴肅地放映八九年的影片，認真講解當年天安門的事件。

「鎮壓動亂」，是發展的大勢所趨？是維持社會的穩定？或是鞏固政權的表現？大家只能不斷揣測掌權者的心思。但在那個黑暗的清晨，數以千計學生的性命在歷史中消失，是沒有人能抹掉的事實。

當權者否認當年在廣場上曾擊斃學生和群眾，也沒有用坦克車壓傷一人。民眾二十多年來不斷堅持，要求平反八九民運，還受害者一個公道。二十多年了，民運人士仍然堅持，風雨不改。明知現實不能在頃刻之間改易。但你可以不感動嗎？

平反六四，也許還有漫漫長路，但我們還是要昂首走下去。時間或許能沖淡傷痛，但卻不能粉飾事實。我們不怕累，只怕認識的人越來越少。只有認清真相，我們才能對症下藥，才能讓中國成為名實相當的大國、強國。作為學生，我們能做的事情也許不多，但絕不渺小：鼓勵別人認識八九民運事件，告訴他們六四事件的真相、參加燭光晚會悼念死難者、支持民運、維權人士……盡己所能，為沉重的民族歷史出一點力。

到了這刻，我開始明白，正因為愛國，所以我們要了解。

我是喵星人

我來自喵星球，已在地球上生活了兩千多年。從古至今，都不曾有人察覺我並非人類。

但我發覺，人類真是一種很奇怪的生物。他們很容易會對事物產生盲目的狂熱信仰。而這些信仰往往導致了自相殘殺。德國人對政治和民族主義的狂熱信仰，被希特勒利用以發起世界大戰；儒家忠君的保守學說的極端推崇，導致清朝閉關鎖國、發展滯後……。對毛澤東的狂熱，帶來了文化大革命。

試問怎樣的盲信，才能讓一個民族毫不猶豫地推翻幾千年來引導他們發展和生活的文明？剷倒土地爺、財神爺的神像和廟堂，取而代之的是毛澤東的雕塑和畫像；把詩詞歌賦從書架上取下焚燒，而擺上毛語錄……而更好玩的是，等到假象開始分崩離析，物質生活陷入困境，甚至社會動盪時，他們才察覺自己的信仰不對路。

為了解決幾近崩潰的局面，鄧小平領起了改革開放。然而，改革開放下的政治體制本質其實不曾改變。所以中國到底是「改革開放」了，還是僅僅將毛語錄替換為對鄧小平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等重新包裝的信仰？答案見仁見智。

且不論是非對錯，中國確實有所改變：一方面，民智初步覺醒，百姓開始自主思考；另一方面，官員們借開放之機大撈經濟利益，官商、官官勾結。再加上飛漲的物價和未曾漲過的工資，時代又陷入了泥淖。

百姓們看到這些，憤慨了，成群結隊沖到街上大嚷大叫，舉旗遊行，學起西方社會要求所謂的平等、自由、法治和人權。但中國政府也有他們的信仰：權力。享有天下且子子孫孫不愁榮華富貴，有誰會願意放權？何況那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利益集團。

結果，雖然李鵬和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都說著中國話，實際上卻是雞同鴨講。於是所有人都回到原來的位置上，繼續僵持。然後就和所有失敗的抗爭一樣——悲劇重演。

縱觀古今上下，只要是專制的政權，反抗幾乎可大致化為以下流程：

一個民不聊生的時代 → 弱者們在強者/聰明人的領導下反抗暴政/暴君/其他的壞蛋

結果：→ 抗爭成功，新政權取代舊政權，重建社會

→ 抗爭失敗，抗爭者被鎮壓消滅，統治繼續

但無論如何，任由社會繼續發展，總會回歸「一個民不聊生/兵荒馬亂的時代背景」。這是治亂興衰的規律，從我初到地球，看著秦皇一統天下以來，就沒有變過。

九十年代，我來到香港，看到學生的犧牲化作了司徒華等人的信念，然後，窮其一生，為了平反六四，為了宣揚民主和他們心中的公義。推動著歷史這個沉重的巨輪。不同的人本著不同的信念去推動巨輪，有人推著推著死了，有人推了一圈回到原地，有的人確實向前推了。也有人以為回到了原地，但其實把巨輪微微的向前推了一點點。

喵星人是完全理智的，不受私欲操縱，不像人類會盲目信仰，也不會自相殘殺、無止盡地重複上演歷史悲劇……但人類卻仍有喵星人難以評判的獨特之處。

他們的信念或信仰，是愚昧的嗎？他們為一次又一次的相似劇目拋頭顱灑熱血，是無知嗎？他們為了權力你爭我奪，是無意義的嗎？

未必。

因為所有人都在追求更美好的事物，或許是公平的社會，或許是安定的社稷，總而言之就是更好地活。人類能掙脫歷史的籠牢嗎？人類的未來是在無盡的利益爭奪中自我毀滅，還是超脫人性的卑劣實現進步乃至進化？

即使是喵星人，也無法預見未來，何況人類是充滿可能性的物種。一步一步的，在時代的巨輪輾過的痕跡之中，人類逐一逐一的拾起智慧的碎片。

只是，若人類突破了籠牢……那麼不僅是六四，而是歷史長河中，所有的枯骨、消逝的塵埃、執著至死的信念……每一絲的光，都能實現它們無上的價值。

民主與維權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不可忘記；不因時間流逝而淡出。

廿三年後的今天，梁振英不敢承認自己曾發出聯署聲明，曾蔭權否認自己曾參與「民主歌聲獻中華」，唯一不變的，是中國在處理現代人權問題的手法。

何謂人權？根據《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人權是指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而該權利不因任何制度或政權而被剝削。其中第三條明確地指出「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與人身安全」。這些權利，在今天的中國，依然有很多人民不能享有。當日的學生要求民主改革而被鎮壓，今日有劉曉波、陳光誠等人因維護憲法保有的權利而遭遇壓迫。然而，國家的主權和人權不應該全然相對。

這方面，西方部分國家確然較為優勝。就以美國為例，雖然她於九一一事件後大肆宣揚恐怖主義所能造成的禍害、開展了不少似是而非的反恐戰爭。她一面批評中國人權問題，一面無視國家自身也有種族與階級問題，更儼如國際警察般理直氣壯地殺人，大抵只有美國才能做得到。以「維基解密」(WikiLeaks)一事為例，當阿桑奇揭露美國機密情報後，網站隨即被駭客入侵，你說巧合之事何其多！所以說，美國是一個人權及法治制度都完善的國家嗎？顯然不。然而，於「次一等」的角度看，例如選舉權(不喜歡奧巴馬，就在下次選舉把他攆走)、司法權上，美國至少沒有惹來太多人詬罵。

世上又豈有真正能完美地維護所有人的權利的制度？雖說美國只能在「次一等」的事上實現到民主，但中國呢？

一面名為六四的鏡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前後，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時任工聯會理事長的鄭耀棠、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時任立法局議員的范徐麗泰一眾口誅筆伐中國的鎮壓行為。



六月四日當天，譚耀宗出席《城市論壇》時，強烈譴責北京當局血腥鎮壓北京學生運動，認為學生表達意見是愛國表現。然而，在一九九九年時，他已改口說六四事件當前並無定論。在這十年間，是有什麼誘因令他對六四事件的態度一百八十度改變嗎？

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香港過百萬人上街聲援天安門廣場學生。時任工聯會理事長的鄭耀棠，額前綁着「支持北京學生」布條。遊行尾聲，他帶領群眾高喊口號：「反對鎮壓！撤走軍隊！」他二十年後晉身行政會議。二零一零年，記者問他若示威人士的衝擊越來越多，應如何處理，他回答：「那北京就出兵吧！」



八九年，培僑中學校長曾鈺成曾在操場呼籲全體師生支持北京學生、促「李鵬下台」。他同時登報對六四事件感到不安和痛心。曾懷著一鼓熱血心的他說過：「這的確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我們要清楚，要求中國政治走向民主、走向開明，反對貪官污吏、反對腐化，我們可以無愧於自己嘅良心」。可惜，事過景遷。



零九年，他在青協活動中稱「文革死亡人數比六四多很多倍」，在樹仁大學論壇說「天安門廣場當天發生的事情，我相信有很多真相，我們都還未能清楚地知道……他(北京)怎樣地錯，怎樣改變才算正確，我覺得我今日未有能力、未有資格去講」。

六四事件後，時任立法局議員的范徐麗泰形容心情悲慟，支持香港全城罷工、罷課、罷市。同年十二月，范徐麗泰再憶述六四稱：「我當時覺得好悲哀，為何中國歷來政府只懂得對付自己的人民，不懂得建立中國，面對世界」。不過，范徐麗泰去年在中文大學論壇回答學生提問時，稱不知道當年確實發生何事，無權評論應否平反六四，應讓歷史「慢慢發展」。

歷史讓我們吸取教訓，它賦予人們知識與經驗。唐太宗曾說：「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六四事件，是我們不想記起，但未敢忘記的事。我們從中吸取了甚麼教訓？這是中華民族在未來的一個大課題。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

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所發的聲明

- 深切哀悼所有壯烈成仁的北京愛國同胞
- 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
- 向文匯報全體員工致崇高敬意

梁振英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

回望與反思

一位時事評論員說：『讀史之所以增長智慧與勇氣，是讀史可以知道…』，當初也不太了解他的話，後來用心讀史，才領悟箇中之意。接觸歷史的過程中，彷彿身處其境，『見證』著到一個又一個朝代的興盛與衰退，過程中百感交集，有喜有悲，喜源於對中國興盛的希望，悲則源於希望的落空。觀乎中國現代歷史，中國於 1912 年辛亥革命後就有中華民國，後來有軍閥割據及日本的軍事侵略，雖然當時中國滿目瘡痍，民無安寧之日，唯幸中華民族團結一致，對中國前途充滿希望，且為美好未來奮鬥，教人安慰。可惜，中國於日本侵略後，因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政見不同而隨即爆發中國內戰，其後國民黨戰退臺灣，共產黨得江山，於 1949 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正當人人以為到達理想鄉之際，隨之而來的是各種各樣的內鬥，後來更有文化大革命，價值觀扭曲，良知盡失，是非不分，此三十年間中國內耗不斷，使人迷惑不已。回想當初，中國人為了讓下一代活得更好而不惜捨命於戰場，又是無盡嘆息。

文革後，中共推行經濟改革開放，在經濟起飛的同時，卻導致社會貧富懸殊，加上官商勾結，及官僚的貪污腐敗，人民的不滿堆積，胡耀邦逝世成為了民主運動的導火線。

六四是中國現代史中最令人迷惘的悲劇。首先，在學運中中國人的敢於發聲與團結是值得稱頌的；第二，在胡耀邦、趙紫陽等較開明的領導人當政下，當時中國民眾或許預期政治上的開放會緊隨著經濟開放而來；第三，學運由始至終皆和平有秩序，且並無任何推翻政權之意圖；第四，八九民運幾乎得到全球華人的支持。可惜，六四之後，人民噤若寒蟬，政府加重管治力度。一切的追求如泡影，確然痛心疾首。

愛之深，責之切。如果不在乎中國發展的，何以堅持，何以反思？

每年的六四晚會，燭光燃起的都是薪火相傳的信念。六四不能遺忘，因我們總在錯誤中成長，經歷過六四的人也許越來越少，但總冀望認識六四的人會越來越多。參加六四晚會的不少學生，在一九八九年時還未來到這個世界。當這些更年輕的一群，舉起燭光的原因，其實是很單純的對國家的期望。他們的付出不存在任何計算，就如同 89.6.4 那天晚上，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一樣。這一晃一晃的火光，帶來了良知與共行的感動。

有些事情不能靠時間讓人遺忘，一點燭光也許或明或滅，一群燭光卻總帶來可以燎原的希冀。讓我們珍惜所擁有的自由，緊記著曾犯過的錯誤，立足其上，戮力站穩。

後·事·之·師